

雪覆乡村

宫凤华

霜雪天，约布衣旧友到老村，就着瓦松老屋桑木桌，呷农家酿、嚼乡土菜。柴门犬吠，风雪归人，踏雪寻梅，霜夜听更，大地上最温暖的事情。雪覆小村，是空灵轻软的水墨意境，是苍茫天地间清灵的大写意。

有时，雪花簌簌而下，柔若无骨，决绝清冽，世间万物绣满琼花，绣满苍凉。斜倚木格小窗，静赏轻盈雪花，岁月静好，内心丰盈。风在瓦楞间掠过，留下一串清亮的笛音。院中雪，有温和的家常味道；院外雪，闲适散漫，如晋人行书。柿树、枇杷挺着脊梁，伸出铁质手臂，托着粉雪，清丽婉约，如人过中年，隐去浓艳色调，现出水墨气质，显露真淳。

下雪是天地间的一场盛典。雪花是绽放的烟火，忘情地旋转、翻飞，轻盈委地，挤挨、拥抱，发出咯咯的脆笑，覆盖世间纷扰和沟壑。雪花，熙熙攘攘赶往人间，是落入凡尘的天使，是风吹散的上帝的目光，抚慰万物，润泽心灵。

雪后乡村，繁华且素净，拥挤而空灵，苍茫里隐含着舒展秀逸。一个人背着手，折根竹枝，走在积雪小道上，意境清远，如入范宽《雪景寒林图》萧寒凄清的画境里。天青如宋瓷，饱满、柔和。天地恍如一枚琥珀，轻梦般虚幻。雪落城市，一片喧嚣和拥堵，被无情的切割、堆砌、铲除，直至香消玉殒。

雪落乡村，乡村静如处子，如回亘古洪荒，依稀听到远古虞舜和皋陶作诗唱和，叔齐、伯夷悲怆的采薇歌，王子猷雪夜访戴欽乃的桨橹声，妙玉蟠香寺拈取梅花雪烹茶，张岱湖心亭闲情诗酒。听最深的禅、最幽的静。听出天地清明的澄澈，内心世界的寂静欢喜。此时出柴门，踏雪寻梅，寻亲访友，天地任逍遥。

大雪封门，天地简静。淡青色炊烟袅娜升腾，棒槌声此起彼伏。枝干如琴键，被风弹拨着，发出粗犷而温和的乐音。冬雪让村庄慵懒起来。农活暂且搁置。村妇们腌腊肉、纳鞋底、织线衣，清丽如古代仕女。村童戏雪声惊飞觅食的鸟雀。老翁推门扫雪，负暄闭目坐。脚踏积雪，如秋虫呢喃，锅煎脆饼，世界充满幽微的情趣。

乡村雪夜，高远而辽阔。院里积雪盈踝，月光清如溪水，静似画布，瓦屋和枯树镶嵌在画布上。雪夜闲坐，围炉夜话，以温软的意境为心灵增温。

烹雪煮茶，赏窗外溶溶雪色，嗅窗前缕缕梅香，委实风雅。熬山芋粥，炖茨菇咸菜汤，煨羊杂大蒜梗汤，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熬一种田园情结，炖一怀暖老温贫。

窗外雪花翩跹，风声飕飕，聆听班德瑞的轻音乐，亦或凄怆的埙曲，伤感与怀旧，感恩与悲悯，棉衣裹身般熨帖。音符饱蘸激情在冬寒里炸开，直抵灵魂深处。灯光微弱，氤氲一室，幽微出一种神秘的氛围。亦或，手执明清小札，临唐人小楷，绘山水册页，诗若曼舞雪花，词如扶风弱柳，“读书之乐何处寻？数点梅花天地心。”

雪，带着暗香，怀着清丽，奔赴一场天涯的邀约。雪是生命之水轮回时盛开的花瓣，诗性唯美，让人品咂出一种轻柔飘逸、一种圣洁高贵。

“良久却无声，门前深几尺。”雪天寥廓而恬然、诗意而从容。去乡村踩踏素雪，踩踏烟火生活，觅一份淡然与古雅。掬一捧冬雪，心似银碗盛雪，多一份冷然和悠远。蓼茸蒿笋，听雪寻梅，红泥小炉，都是浮世清欢，都是蓬勃乡愁。

木通藤爬进我家

谢光明

老家房子是九十年代末建造的，门前围着不高的围墙，外人踮起脚尖就能看见客厅里的人。小猫嗖地一窜，自由进出。院子地面铺着平整的水泥地，风偶尔将一些树叶、花瓣和植物的种子吹到院子里来。

农村常有一些很顽强的植物，像构树和荻草、狗尾巴草等，它们总能出人意外地在屋顶和院墙的瓦片上立足，生根发芽。因为不着地气，吸收不到营养和水分，叶子枯黄，枝干矮小，秋天没到，它们就早早地落叶，以此来保持身上那点可怜的水分不流失。每年夏季，草木旺盛的时节，我都要在院墙瓦缝里清理这些不请自来的植物。院墙外的墙角有一根纤细的藤蔓，年年春夏季节都爬上院墙来，挂在瓦片上。因为它的根部长在石头缝里，拔不出来也挖不出来，不能斩草除根。不过它的生长是徒劳的，藤蔓每年都会被我锋利的刀割断。割断后，过不了几个月，它又会偷偷冒出青丝，一点一点倔强地沿着墙角往上爬。如此反复十多年，它成了我们家挥之不去的影子。

后来我了解到，这棵藤蔓的学名叫木通，估计



枯木

许冬林

苏东坡擅画枯木。

他有一幅枯木怪石图，画里，一根枯木，盘屈倾斜，艰难向上。那远远逸出生长的姿势，又倔强又危险，仿佛随时会坠落悬崖，粉身碎骨。看了令人生忧生寒，好在，画面左下角，有一怪石压一压，便得稳妥。

可是，那到底是一株枯木啊。

一个人，要经历多少磨难，多少曲折，多少风刀霜剑的打压，才愿意和懂得，落尽花朵和绿叶，只做一株枯木。

瘦尽荣华，看轻名利，寄身僻远江湖，做一株沉默不语的枯木。

“乌台诗案”后，新党欲治苏东坡死罪，是昔日政敌王安石一句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”救了他，他才得以从轻发落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经此一难，苏东坡恰似一株枯木，心灰意冷。好在，有一片茫茫山河，来安顿一株枯木，来承载他无言的落寞。他到黄州，写下浩荡如江水的雄文《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也写下摇曳动人如小窗月色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。

一株枯木，借文学，将自己在坎坷世间压牢了脚跟，也在大江大河大山大野之间，拥有了一种空阔和高度。

从前看画，喜看红花翠叶，喜看瓜果藤萝，就觉得人间有如此密集的热闹，生命有如许蓬勃的生气，着实令人爱恋和振奋。不懂得枯木也能入画，枯木自是风景。不懂得，人生难免要经历一段枯木之境。

朋友读《苏东坡传》，读得涕泪横流。是不忍见啊！不忍见千古奇才屡遭摧残，不忍见可爱东坡的脚步一低再低，从长江之滨，到西湖之滨，到南海之滨……他就这样，怀满腹才华，托身于江湖，越走越远。

是哪年老鼠吃了它的果子，然后将种子排在墙角的石头缝里，它才在这里扎根下来的。

三四年前，我们全家搬到市区，平时回农村老家的时间越来越少，院子也疏于管理。今年秋天，我回一趟老家，打开锈迹斑斑的烂锁，家里变得凉飕飕的，整个院子成了木通的世界。才三四年时间，木通粗壮的藤蔓从墙角伸到院子里，爬上晾衣服的竹竿，又沿着铁丝蔓延到窗棂和二楼阳台上，整个院子都被它侵占了。院子地面细小裂缝里，生长的几棵瘦不拉几的狗尾巴草有踩踏的痕迹，一些木通枯萎的叶子和藤蔓被人为地扯在地上。那肯定是村子里的孩子们看见木通熟了，翻墙采摘造成的。我抬起头，果然看见还有几个黄灿灿的木通，高高地挂在铁丝上，显然是孩子们够不着它便放弃了。藤蔓紧紧地缠着铁丝，用手扯不下来，我用晾晒衣服的杆子，将那几个木通钩下来。掰开果皮，果冻般的瓜瓤十分鲜美甘甜。

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农村是一种生命方式。我突然想起“纵君虐我千百遍，我待君如初恋”那句话来，十几年来，一次次死于刀斧之下的木通藤，一次次死而复生，几年时间，竟生长得如此繁茂，还赐我如此甘美的果子，这是有多倔强的执念啊。院子久无人迹，杂草丛生，与其说看起来有些荒芜破败的迹象，不如说是木通的新生，它蓬勃的生命力甚至蔓延到邻居家里去了。

离开家乡的村庄，夕阳下，路边雪白的荻花，在风中摇曳，似乎在迎送每一个进出村庄的人。我想，人们心里都向往城市生活，但每个人心里更需要一个村庄。木通藤爬进了我家，并不是我后退了，而是它带着我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领域。若干年后，我一定还会回到村庄，坐在院子里，静静地抬头看，月亮在茂密的木通叶缝隙间穿过。

读苏东坡的枯木图，分明见，那是繁华脱尽的冷落萧条，也是一身硬骨冷对攘攘朝贵的傲岸。纵然对门对面是歌舞喧哗，我这里，纸窗青灯，静悄悄别有山河。

还记得童年时，最喜在大寒天去林野看树，乡下的那些野生的树们，彼时仿佛都成了枯木。它们叶片不着，独立大地，独对苍穹，不返青，不长高。它们被风雪摧残，被排挤在碧绿的冬小麦和油菜之外，一身清冷遥望春天。它们茕茕孑立，孤单苍老，风吹不语，像落难的英雄。我看着这些枯木，心里好一阵疼惜，又觉得它们威武高大实在是铮铮有骨气。

石涛也有一幅枯木图，画里两株枯木相依，彼此皆清寒皆相惜的姿态。它们仿佛是阅尽风景弃却繁华的智者，主动选择退出，选择疏远，选择与萧萧秋风、与空旷大地、与日月江河为邻为友。

读石涛的枯木图，我想起我少年时照相，曾依过这样的枯木。那时上学，春天会路过一片开花的紫云英田，花田里浮动着一层朦朦的浅紫，雾气一般在阳光下蒸腾。有同学相约拍照，他们趴进紫云英田里，仿佛跟花儿也跟春天撒娇，拍出来的照片娇媚可人。我那时倔，偏不要花田做背景，而是选了花田尽头的一株瘦弱枯木来倚了拍照。年少敏感脆弱的我，总以为自己也像一株枯木，别人那里春光灿烂，我这里是永远的清秋。

到初夏，经过树下，忽然发现枯木上生了许多叶芽。原来不是枯死之木，而是一棵叶儿发得迟些的乌桕。

枯，不是衰亡，不是生命终止、永堕黑暗。枯是减法，是生命智慧。那些冷落天涯的枯木，它们有自己的姿态，有自己的立场，它们只是暂时收藏绿色，选择缄口不言。

读苏东坡的枯木图，我想，那枯木一定也是一株身处极寒极偏之地的树，纹理内还有滚热的汁液在流淌。那空空如也的枝干，不过是一处深情的留白。多难也多智慧的老东坡，以白、以枯，说广大，说无穷。

春心不死，枯木逢春才有意义。